

《相约红土地》系列丛书B卷

驚夢紅土

宋元昊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者題主於言九十四月本主出胸於

我找到了靈魂曝曬的黃金海岸！

自己的归宿；或許，我是幸運的，

或許，我是悲裏的，我常常忘記

《相约红土地》系列丛书B卷

驚夢紅土

宋元昊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梦红土/宋元昊 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12

(中国新纪元文库/张富英,笑琰主编)

ISBN 978-7-80171-497-8

I. 惊… II. 宋…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3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332363 号

书 名 惊梦红土

著 者 宋元昊

责任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笑 琰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自 画 像

身高 1 米 65,矮敦似座磐,曾餐吃 13 个大菜包,肩挑四箩谷,重 124 公斤,双倍于体;头大额高秃顶,山根低洼,主人生多坎坷;人中如车轨,卜生活洒脱,安逸;性情开朗,忽视言表,口才逊于“肚才”,有“内秀”之誉;爱诗词,迷写作,淡泊名利,轻薄权势;食禄:烟、酒、茶、辣、酸“五毒”俱全,酒已戒绝,烟瘾不死;财运不丰,却信奉“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人生该得到的总是会得到”;喜行书、草书,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爱对弈,虽难操胜券,却乐在其中——

作者传外

自幼爱在房前屋后侍弄园子，栽种桃李柚枣及爬藤的南瓜、梅豆；爱养鸟、兔、蚕。看鸟长翅，学飞；看蚕宝破壳，吃桑叶，吐丝，结茧，成蛹，产卵；看兔长大、交配、挖洞、下崽；盼植物抽枝壮叶，开花结果……他体验到生命的蓬勃、热烈和延续。

在荒岭野坡放牛时，他意识到人的运程因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异。“假如我的家在北京，不也会‘让我们荡起双桨’……”

生于百姓家庭，祖辈只字不识，父亲上过半年学，当过红军，做了国家干部；母亲是个童养媳，可聪明贤惠，能说会道，扶贫怜弱；夫妻优势汇聚，教育儿女有方。他8岁参加“勤工俭学”，肩挑两个竹制“鱼葫芦”的煤炭，母接担途中；10岁上山割柴草，起三更，走夜路，天光干，日斜返，啃红薯，填肚皮……“难中出好人”，他成为学生中的“尖子”。

红色年代的黑风暴，冲走了他上“北大”的梦。种田、当兵、做工、教书，他无意识地被调进机关大院，踏上“仕途”……可他并非角逐宦海之士，终成一名业绩相当的“烂笔头”记者、作家。

他心正性直，待人至诚，外刚内柔，嫌出风头，懒恭维人，喜鸣不平，曾把“定时炸弹”从瑞金炸到北京，惹得满城风雨，褒贬不一；他无欲“封妻荫子”，尤恼“稗草”挤压禾苗；他信奉：生存在于竞争，竞争全凭自己；有德无能者或有能缺德者非人才也；夫妻同

行，互助互爱，而非依仗对方打发岁月；“儿孙自有儿孙福”，何须老子画圈点！？儿女的路应由他们自己去走。

他非名家、大家，但其作品足以体现他的智慧、才华、情感与灵魂。读之，偶得“悟性”；读之，遂知“为人”；读之，咀嚼人生；读之，崇敬伟人……

21 世纪第一个春月写于长沙西湘阁



江海源自高山颠，日月朗照天地间；
清水淡沔名与利，耕耘寒暑春又返。

作者的父母双双年近百岁，身体尚健，精神矍铄，乃为其儿女孙辈们之幸事矣！

红土地书写出“红色骄子”

宋元昊先生多次来稿,几年来已成为文友。去年他又以获奖者身份参加了在四川召开的“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颁奖会,有缘相见,见面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诚挚、不屈服、有理想。在其后的一年里,他的生活天灾人祸不断,以致难堪遭际,他的作品集《撞击阴曹地府》(现改名为《惊梦红土》),也一度搁浅。他曾在不惑之年时易浩为昊,表意“日照中天”,自励继续赶路。

今年3月,他给我来信苦道衷肠,他说“男人一般是很怕且很不情愿在人前叫苦的”,他在向我“吐血流泪”之后嘱我为他的书作序。这一小小的嘱托,别人是感受不到其蕴含的惊人之举的。

宋元昊在书写“红土地”的同时,也书写出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500万字的“红色书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红色”的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增添了一束格外清新的生长在“红土地”上的鲜花。

来自“红土地”上的书写,写出了山沟里“短命而辉煌”的苏维埃,也书写出宋元昊自己“日照中天”踏踏实实的人生。类似宋元昊的这种“红色书写”,是革命成功后年轻一代对革命前辈怀着敬仰之心的文学书写,这种书写是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红色政权的国家里年轻人共同的“革命”情结。这种“情结”,是年轻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发生在上世纪初那场真正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革命”,是在残酷的流血的战场完成的。那场战争和经受了那

场战争的人成了一个永恒的文学题材,年轻的一代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读着这个“永恒”。

文学的解读不尽是再现历史的真实,而是不断的追求一个新时代的审美理想。我们怎样解读“革命”的血与火的历史,怎样理解那些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今天幸福生活的前辈们的个体生命,“文学大家”们书写出辉煌的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和宋元昊一样的文学作者也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那场“革命”和革命的前辈。在这种书写的同时,年轻一代也就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书写。宋元昊的文学创作不是单纯地记录那些历史的故事,而是带着自己的感情去书写,这种书写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树立起了他的审美理想。

作者在《红军石》的题序里问:“过去,仅仅是一串串故事吗?”。作者所使用的标题正是在提醒读者:“红军石”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块滴血的具有魂灵跃动的,时而呈现出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葵花般浑圆的釉红赤亮的脸庞,时而又显现出众多男男女女红军将士身影的奇特而传神的“宝石”。

这样的文学书写,已经表达出了作者对革命前辈的敬仰和爱戴,同时也展现出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就像“奔流不息的江河那样,激浪汹涌,惊涛拍岸”。那位冒名顶替红军女子团团长的客家三妹——俞三秀的故事就被激活了。历史不再是过去,在读者面前就是竖起来的历史了。这是作者长期专心于文学创作而达到的表现技巧圆熟的文学境界。

作者最后在书写陪“红军石”到死的文字里,把自己对革命先辈的爱戴之情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我心中就像擎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座巍峨挺拔的不朽丰碑!它——岂能是我个人所拥有的一件珍品!……它,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十分震撼人心!

作者在《满表嫂》中详尽的描写了一个“满表嫂”走上革命道

路的曲折过程,正像生活在被剥削被压迫的黑暗社会中的穷苦人一样,满表嫂的身世也像一个时代的象征一样,穷苦人除了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想活下去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作者就是在这样的书写“红土地”的过程中,告诉人们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在同时也培养起了一个现代人的现代文学的视角,这是我们不得不想到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冯小刚表达敬意的方式,也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正逐渐失落的情怀。那些混合在黑色焦土,模糊血肉中的属于男人的质感,在哪悲壮的号声里,被重新润色、提炼。理想、勇气、意志、信念、情谊……这些散发着光芒和硝烟的词汇,像一枚炮弹轰入我们的生活。那些英雄,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失落的情怀,我们没有忘记的权利……

宋元昊书写的“红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和《集结号》一样的悲壮,浸入我们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

我觉得宋元昊在书写着“红土地”,也把自己书写成了一个现代人,他在电影文学剧本《海梦》中就把他在书写“红土地”中树立起来的现代人的审美理想,写进了普通的打工妹海梦与梁勇的人生经历中。这两个在中国农民行列里走出来的农民工,和许许多多的农民工一样,心里有着对中国红色政权的依恋,对革命前辈的敬仰。这对恋人的曲折的爱情故事,深刻表现出了现代的年轻人在审美情趣上和“红土地”上那些革命的先辈一脉相承。这同样是令人欣慰的。

作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年逾九十四五岁高龄的爸妈在乡下原籍的五间泥瓦房因绵绵阴雨而统统倒塌,作为兄长的我又不容辞应挑起重建家园的重担;尤其令人揪心、切肤之痛的是老妈病危,寿衣穿了,香烛点了,儿孙们已跪下向老人告别,可我怎能让她走呢?在我的路还没走顺畅的时候,我得使劲拽住她,让我挣扎出个名目来,让他们俩老在我亲手建起的钢筋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再享受三年五载呀……”,因而再读他的《爸,我的老佛

爷》，更能读出那种“切肤”之感。“老爸”传奇的一生是儿孙辈生动的教科书。记述父辈就是传承孝道，以“子丑寅卯……天地人合”为序号，不单是别致，人生循环不了情的昭示，感动天地。

牛脚湾那个何月佬何倩秀最终做出的那件“山里山外从没有过的大事情”，虽有些宿命，却正是这则并非虚构的故事，比虚构和梦幻更富情趣与魅力之处。

此外，《笨鸟学飞头雁领》《祝福红土地》等诗文是作者的心灵独白，也很值得一读，这些就留待读者自己去品味吧。

是为序。

张富英

2008年7月于北京通州



作者与作家报总编辑张富英(左)2008年春在四川华莹山“双枪老太婆”雕塑前。

初试小说大“假”

——代自序

朋友,亲爱的读者上帝!当你翻开这部小书时,我还真的生怕你会从中看出“假”的破绽来呢。倘若你要找到作者发问:先生,你笔下的“红军石”在哪?能不能让我一睹为快?那位在浒湾战役阵地上亲手雕凿红军石的“红师长”真有其人么?那块魑魅魍魉彻夜狂舞的十里红土岗坂位于何地?那座阴魂遍野鬼哭狼嚎的“亡魂谷”如今咋样了?后人是否在那里建起了烈士陵园?还有,那位胜利的“女神”——带花,她真的长得那么俊秀靓丽?她多神奇,多朴实;还带点儿南方客家人的辣味呀!瞧,“苍天失落那粒牵情的种子——/驾着风,沥着雨/扎根山野的石罅里/撑起一株嫣然怒放的花/……因她是花之仙子/因她是美的象征/因她的顽强执著/因她的朴实无华/……嗨,或许人人都爱她!”//嘿,她哪能不是十里八村最标致的好姑娘?作家先生,她是你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理想人物吧!是的,我还真的好想她,走着想她,坐着想她,站着想她,睡在被窝里还是想她,竟连拉撒时躲在洗手间里也还在想她!假如我能与她处在同一个时代、且年令又相仿的话,你看我能放过她么?兴许,我还真的会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追求她,缠着她,和她热恋得太阳不起床,月儿不闭眼,飞鸟停下翼,

蜂蝶翩跹来！待到山花烂漫时，我就牵起她纤细柔软的小手拜天地，拜祖宗，拜父老，与她结为百年和合、如花似蜜般的人生伴侣！唉，只可惜她仅仅是我心灵里的一位俏丽的小说“模特”呐！

哟，“红军石”是假的，“带花”妹子也是假的，为何你就不写真实人物呢？朋友，我采写过不少真实人物的作品，可那不算是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对于作家来说，所谓巧，既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巧，更有作家头脑中设置的假巧。小说作品离不开虚构、想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等，都必须通过作者的合理想象，并充分调配、利用生活积累与信息，从而按一定的思路、观点、线索、情节和故事予以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讲，小说是假的，这是作者创作劳动的一般常理，同时也是受众普遍认可的一条基本规律。如果说曹雪芹是贾宝玉，那是无法考证的；如果说曹雪芹是贾宝玉的“模特”，则是无可非议的。人民群众说，作家创作是有其引子或“影子”的，这就是说作家应具备的生活库存、底蕴。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可以用“三贴近”（即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来加以概括。那么，我们在这里严肃地谈及小说的大“假”，又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小说“假”，散文真，诗歌情，影视看，这是广大读者、观众喜闻乐见的几种文学体裁写作、表现的实际形态。诚然，真情实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处借说“诗歌情”，只是狭义上所指而已（诗歌，尤需情感的张狂、奔放、流泻与含蓄）。我们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小说都应“假”，但这个“假”不能让读者感觉到或看得出。假如读者觉得你的作品真假了，这证明你的创作是不成功的，其破绽令人倒胃口，读者观众哪能看得下去？！那么，小说的“假”应是怎样的假？毛泽东同志曾经论及文学作品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谓“高于生活”，

则要求我们的作家务须展开想象的翅膀,拓宽生活的空间,挖掘历史的纵深度,升华生活的质量、档次、品位,以及生活本身所包含的目的、希望和意义,努力学会运用、精深“造假”、“制假”的真本事,真技巧,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法,以准确、精炼、生动、纯正的小说语言,合情合理地反映、展示社会生活的本来真实,以及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这样,作家的劳动和创造,才能受到公众的欢迎,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否则,小说是立不起来的,只能说它是摄影作品或笔记之类罢了。其“假”的引子或“影子”,则是源于生活的真实反映,是作者驾驭作品真“假”、优劣的物质基础。

名家有言:只有统一调动起感情资源、想像力资源和表现力资源,才会有小说的好收成。坦诚地说,我对小说的作法只略知一、二。我不敢说收入本书《惊梦红土》的几个中短篇小说的成功与否,更莫说精品了;然可以说生活的本身给我提供了思想,蓄积了情感,丰富了语言,孕育了希望,以至点燃我心中的烛火,触动我创作的灵感;同时,还可以从中检验我进行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以及试图攀高“折桂”的信心与勇气。偶尔,有人称我是“一支笔”,可我呢,只以为自己仅是一截“烂笔头”,没什么值得自负或张扬,纵然有一、两点积累或“现货”也飘不起来,就说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又算什么?!所谓作家,不就是要以自己的优质产品取胜么?!在较大范围的文坛圈子里,我还只是一粒未曾破土的小小胚芽呵!于此,我对自己的作品尤其慎重,从不急于求成。文学作品非一日之功,更不可“按模制作”,依样画葫芦,当它出手“上市”时,就得更力争让它耐读耐看耐寻味耐推敲,让它给人启迪、警示,甚至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润物无声的作用。陈年好酒不光是做出来的,更在乎于它的“沉”;好的作品

不见得都是一气呵成的，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更多强调的是气势与功力，而对于作品的加工、润色、修删、完善，那才是尤为重要且又耐心细致的工序。本书中的《满表嫂》、《牛脚湾那个何月佬》，其成文已近二十年了。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牛》篇获“泰山杯”全国首届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征文三等奖作品；《满表嫂》呢，《广州文艺》和《章回小说》两家杂志曾先后建议作者对它进行修订与完善，可都因故而未应约。记得1993年，江西电影制片厂曾有意筹拍十二集电视连续剧《满表嫂》，后又因诸多因素制约而泡汤，致使“满表嫂”至今仍待字闺中。直到新近创作的小说《爸，我的老佛爷》，一举荣获“华蓑山杯”全国首届暨“作家报杯”第二届文学艺术作品征文大赛一等奖后，我才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予以基本的认可与肯定。不然，眼前的这部小书岂能不蒙受尘埃、沉溺于纸页之中难以见天日？这主要的缘由不就是我生怕制作不出真“假”来，而貽误读者，又失掉了作者的面子？！朋友，你会说我太保守太世故了吧？

为此，请允许我简略地提及小说《爸，我的老佛爷》。我的老爸生于民国初年，他和兄长先后参加了红军，并双双在著名的“大柏地战斗”中英勇杀敌，立功受奖。伯父升任为中央教导团排长，他授命跟随贺龙率领的长征先遣团北上，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我的老爸在长征途中伤残被俘，国民党把他关押在某县的班房里。那个漆黑的夜里，一穷人出身的狱警私下透露信息给他们，要求他们务须连夜越狱，如若延误，明早重伤者处死，轻伤者被押往汉口上船，运去前线挖战壕，修工事，扛弹药，做苦工，打恶仗，当炮灰。狱警并偷偷地丢进班房几样凿子、钎头，希望他们远走高飞。就这样，老爸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生返之后，他历经了敌后游击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

后,他又历经了剿匪反霸,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中,老爸担任过小乡乡长,大乡乡长,供销合作社社长,食品购销站站长,县畜牧养殖良种场场长等职,“党叫干啥就干啥”。老爸现已年近百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热心公益,生活俭朴。他的长处与优点,可有时却让现代人匪夷所思……为写出更加充实丰满的“老爸”,我倾其生活存储,综合社会上多位老革命、老模范、老领导的特性、闪光点,以及他们慢拍于时代的固执、偏见、倔强等等,凝神刻划出了我日思夜想的永远不会倒下的“老马列”、“老佛爷”。朋友,你说哪是我的真爸,哪是我的“假”爸呢?倘若我照本宣科地写出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老爸,你会赞同吗?其作品又会是怎样?主人公能不被局限?作品的意义、影响能不被局限?依我看哪,我只有充满联想、虚构地去描写、刻划“老爸”,才能更紧密地符合社会的真实,才真正把握好了那个时代的“老爸”形象。试问,这样的老爸仅仅是属于作者的么?他呀,应该说是整个社会“老爸”的一个缩影,这就是通过作者包装的一个时代的典范。你想,谁能不亲近不敬服他?谁又不会打心眼里称呼他“老佛爷”呢?我的上帝,你说呵!

记于 2008.01.10(丁亥十二月初三)

改于 2008.02.22(戊子正月十六日)

謹以此書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六十周年暨中華民族臨
中央政府創建七十周年！

祝福祖國，祝福人民，祝福紅
土地，祝福廣大青年朋友！

作者 梁龍 二〇一〇年四月廿日
楊金潮贈 梁龍 梁龍書

